

童年的星空

——《三体》英文版后记

刘慈欣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由《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组成,第一部于2006年5月起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第二部于2008年5月首次出版,第三部则于2010年11月出版。

作品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其第一部经过刘宇昆翻译后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编者

童年的一个夜晚在我的记忆中深刻而清晰:我站在一个池塘边,那池塘位于河南省罗山县的一个村庄前,那是我祖辈生活的村庄。旁边还站着许多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和他们一起仰望着晴朗的夜空,漆黑的天幕上有一个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中国刚刚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那是1970年4月24日,那年我7岁。

这时距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已经13年了,距第一名宇航员飞出地球也有9年,而就在一星期前,“阿波罗13号”飞船刚刚从险象环生的登月飞行中返回地球。

但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看着那颗飞行的小星星,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而与其他感受同样记忆深刻的,是我肚子中的饥饿。当时这个地区很贫穷,饥饿伴随着每个孩子,而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脚上穿着鞋,站在旁边的小伙伴们大部分光着脚,有的小脚上冬天留下的冻疮还没好。在我的身后,村中破旧的茅草房中透出煤油灯昏暗的光,这个村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通电,旁边的大人们说,人造卫星和飞机可不一样,它是在地球之外飞。那时大气还没有被工业粉尘所污染,星空清彻明亮,银河清晰可见,在我的感觉中,那满天的群星距离我们并不比那颗移动的小星星远多少,所以我觉得它是在星星间飞行,甚至担心它穿越那密密麻麻的星群时会撞上一颗。

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了那颗人造卫星与其它星星的距离。那时我看了一本叫《十万个为什么》的书,那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套科普丛书,我看的是天文卷。从书中

我第一次知道了光年的概念。在这之前已经知道光一秒钟能够绕地球跑7圈半,而这骇人的速度飞驰一年将跨越什么样的距离?我想象着光线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穿越那寒冷寂静的太空,用想象力把握着那令人战栗的广阔和深远,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和敬畏所压倒,同时有一种极大的快乐感。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些远超出人类感官范围的极大和极小的尺度和存在,在别人看来就是大数字而已,而在我的大脑中却是形象化的,我能够触摸和感受到它们,就像触摸树木和岩石一样。直到今天,当150亿光年的宇宙半径和比夸克都小许多数量级的弦已经使人们麻木时,1光年和1纳米的概念仍能在我的心中产生栩栩如生的宏大图像,激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宗教般的震撼和敬畏。与没有这种感受的大多数人相比,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这种感受,使我先是成为一个“科幻迷”,进而成为科幻作家。

就在我被光年所震撼的那一年,我的家乡附近发生了惨烈的“75·8”大洪水。在超过当时世界纪录的一天1005毫米的大暴雨中,河南驻马店地区的58座中小型水坝先后溃塌,在铺天盖地的洪水中,上万人遇难。洪水过后不久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漫山遍野的灾民,当时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就这样,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缠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

作为一个“科幻迷”出身的科幻作家,我写科幻小说的目的不是用它来隐喻和批判现实,我感觉科幻小说的最大魅力,就是创造出众多的现实之外的想象世界。我一直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奇妙的故事,不是吟诵诗人唱出来的,也不是剧作家和作家写出来的,这样的故事是科学讲出来的。科学所讲的故事,其宏伟壮丽、曲折幽深、惊悚诡异、恐怖、神秘,甚至多愁善感,都远超出文学的故事,只是这些伟大的故事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一般人难以读懂。各民族和宗教的创世神话,与壮丽的宇宙大爆炸相比都黯然失色;生命从可复制的分子直到智慧文明的30多亿年漫长的进化史,其曲折与浪漫,也是任何神话和史诗所无法比

拟的;还有相对论论一样的时空图景,量子力学诡异的微观世界,这些科学讲述的神奇故事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只是想通过科幻小说,用想象力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在那些世界中展现科学所揭示的大自然的诗意,讲述人与宇宙之间浪漫的传奇。

但我不能摆脱和逃离现实,就像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现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每个时代都给经历过它的人带上无形的精神枷锁,我也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在科幻小说中,人类往往被当作一个整体来描述,在《三体》这本书中,这个叫“人类”的人面临灭顶之灾,在面生存和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无疑都是我以前所经历过的现实为基础的。科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够提出某种世界设定,让现实中邪恶和黑暗的东西变成正义和光明的,反之亦然。这本书(以及它的后两部)就是在试图做这种事情,但不管理现实被想象力如何扭曲,它总是还在那里。

我一直认为,外星文明将是人类未来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它的大变故,如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都有一定的过程和缓冲期,但人类与外星人的相遇随时可能发生。也许在一万年后,人类面对的星空仍然是空旷和寂静的。但也可能明天一觉醒来,如月球大小的外星飞船已经停泊在地球轨道上。外星文明的出现将使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他者”,在此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从来没有外部的对应物的,这个“他者”的出现,或仅仅知道其存在,将对我们的文明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人们面对宇宙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和善良显示出一种奇怪的矛盾:在地球上,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登上另一个大陆,用战争和瘟疫毁灭那里的同类文明,却把温情脉脉的目光投向星空,认为如果有外星智慧生命存在,它们也将是被统一的、崇高的道德所约束的文明,而对不同生命形式的珍视和爱是宇宙中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

我觉得事情应该反过来,让我们把对星空的善意转移到地球上的人类同类身上,建立起人类各种族和文明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但对于太阳系之外的星空,要永远睁大眼睛,也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来猜测太空中可能存在的“他者”。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宇宙中弱不禁风的文明,这无疑是最负责任的做法。

作为一个“科幻迷”,科幻小说塑造了我的生活和人生,而我读过的科幻小说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今天能够让美国的读者读到我自己的科幻小说,也是一件很让人高兴和激动的事。科幻是全人类的文学,它描述的是地球人共同关心的事情,因而科幻小说应该是最容易被不同国度的读者所共同理解的文学类型。总有一天,人类会像科幻小说中那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不用等到外星人出现。

映



压题摄影 郗光

郗堂村的古韵诗风

耿显榜

一条三弯九转的柏油路道
在绿树掩映、格桑花的簇拥下
径直通到游览区的脚下;
一片又一片的翠绿莲藕
摇曳着无数张粉红的笑脸
把荷花仙子的迎宾情意表达;
一间间朴素整洁的古典民房
散落在绿树环绕的小溪旁
像是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水墨画;
一字对开型的三两层楼房
空出狭长的集市街道
给宁静的村落带来了喧闹与繁华;
一潭波光粼粼的绿水躺在群峰怀里
像是不安睡的婴儿在摇篮里躁动
招来数只白鹭、翠鸟忘情地戏耍;
深潭里容不下的水流向溪涧
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响
好似一股悠然的古韵诗话;
一座精巧别致的仿古小桥
连在山的那头
更使这块风水宝地锦上添花。

这就是郗堂
沧海桑田的巨变
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展。
用震雷山的青松作料
用南湾湖的秀水调色
精心打造的一张信阳名片。

春风里
山花烂漫、杨柳依依。
坐在靠窗的茶楼上
品着新上市的毛尖茶
顿觉清香扑鼻、心旷神怡。
夏热天
蓝蓝诱人、山风习习。
躺在小溪岸边的青石板上
吃着蓝莓果、嚼着莲子粒
倍感神清气爽、十分惬意。
金秋时
红叶遮山、金黄铺地。
漫步在小摊小贩的集市上
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农产品
从心中荡漾出幸福的笑靥。
冬季里
万物萧条、大地沉寂
这里却展示出
“豫风楚韵”的文化魅力。
文化广场响起健身的乐曲
环村路面上的游览车倍增乐趣
商人、艺人和餐饮店主各显神通
古宅新村的灯火昼夜不熄。

啊!这就是郗堂
“世外桃源”的现实模板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
建设小康社会的变奏曲
实现“中国梦”的创新实践。

风景 (外二首)

喻奎

父亲向往城市
向往城市那高高的楼群
多彩的霓虹灯和一年四季
开着鲜花长着常青树的街心公园
但他却不愿在这里生活
他心中认定
只有淮河,以及两岸望不到边的庄稼
还有那个坐落着老屋的小村
才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下雨了

不知在云朵上谋划了多久
这些雨点,挟着风
哗啦啦落下来
把村口老槐树上的那口破钟
敲得叮当作响
让枕着大地沉睡的热浪
瞬间土崩瓦解

父亲,打着赤脚
和那把锋利的铁锹

并肩站在瘦瘦的田埂上
脸上的笑容
比田里的稻穗还灿烂

草丛里觅食的小鸟
躲在树叶下梳理羽毛
当过民办教师的村长
到电灌站要水喝醉了酒
迎着雨往回走
不小心摔了个跟头

老梨树

那棵老梨树
长在我家老屋前的塘沿上
根,一半扎在土里

一半扎在水里
老梨树是我父亲栽下的
比我的年龄还大
树干上的老年斑
遇到风雨就会脱落

老梨树习惯对着镜子
回忆自己美丽丰硕的青春
有时望着屋檐升起炊烟
猜想老屋里发生的故事

后来,我从老屋出走了
再后来,父亲也随我搬进了小城
但老梨树和老屋却搬不走
成了我们浓浓的乡愁

2002年的冬天
得了脑溢血的父亲想家了
我把他送回老屋的时候
发现老梨树歪倒在干涸的池塘里
苍老的枝头上
开着几朵雪白的梨花



静心,风景就在身边

熊伟甬

夕阳已匿于群峰,山与水在暮色的笼罩下逐渐暗了下来,细细端详,丝丝晚霞依然泛着淡淡的红晕。前日,与友眷游南湾,原计划去岛上看黄昏,怎奈步伐赶不上夜色,遂临时改变路线,觅得一开阔近水的位置,戏水湖边,看鸥鸟掠波、船过湖皱、群山映水、霞照苍色,饱览了那即将淹没于夜色中静谧黄昏的悠然与诗意。

味汨汨溪流溅起的浪花中所蕴藏的禅意。这种美景是他内心禅意的延伸,也是他内心禅意的映照!刘长卿终于明白了,禅意在禅房、在道人、在隐居,禅意也在这清冽的溪流、涌涌的浪花,在一切美妙而悠然的景物中。心与浮云闲,尽在不言中。

我和朋友是要去岛上而未能抵达,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遇,从结果上而言,都是一种“差池不相见”。但这并不可惜,只要你静心,风景就在身边。

风景,在南湖之滨,也在身边各个地方甚至某些被遗忘的角落,在一切美好事物中。或许,你会说,身边的景物我太熟悉了,已了无新意。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月有阴晴圆缺,月月重复,年年如是,

但即使再寻常的月色,也会因为有一朵梅花的映衬而景象不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又何止仅有梅花呢!你时常路过的地方草木一定日日各异,身边人的故事每天都有新的剧情,这些虽然微乎其微、细乎其细,但它们并不缺少意境。有意境便是风景,便是美景,便是诗意。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时常看到一个诗人,在欣赏了一片田园风景中的最珍贵部分后,就扬长而去。那些固执的农夫还以为他拿走的只是几枚野苹果,诗人却把他的田园押上了韵脚。”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才是人生最曼妙的风景。静下心来,你便会发现,身边无处不风景!

小街

程学刚

东风走入小街,和西风对流
平日滚动地球仪的西瓜哥
平日把汗水担来的菜农
自觉着鲜嫩的街境
自剃须刀子的修面师正歇着
穿着花朵的风用说笑走路,好像
还在原处。她们把萝卜、西红柿、大蒜茄子

设法过滤,用裙摆身体或者思想
充满着喧闹。要拎的鸡蛋不能
针尖儿削铁
使用善良的斤两。我每天出入
小街,都会注视这些人来人往
微露肚皮而非短袖衫尺寸不够的女人
形容季节萧凉。她们
总有几个伙伴用甜粘住

倾泻着黑亮耀眼的瀑布
约摸一条三百米长的街腹,穿过
猪肉摊和服装的模特儿,她们
蘸了水墨的眼波,轻松松拉着阳光
飘远,隐入在欲流的翠色之中
一个小街才有的我,默默地
接受她们内部的喜悦,找错了回家的
熟路